



散文·美景履痕

早春

□寒山

阳春三月，万物苏醒。每逢这个时节，我喜欢到田野里走一走，顺着田埂，或逐着河流。席卷大地的冬日的萧条逐渐退去，土地萌动，田野处处张扬着生命的绿意。风由寒变暖，送往鼻息之间的是早春的气息，有泥土的芬芳，草木的馥雅，还有似有似无的梅香的残留。在这让人迷恋的气息里，我被驱使着、被引诱着，情不自禁地从城市走向乡村，走向田野，走进一片春意初萌之中……

《诗经》里的早春是“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桃花夭夭，灼灼其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苏东坡的早春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姜夔的早春是“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于我，早春更像是一种气息，一种力量，是“遥看草色近却无”的情境。我蹲下身子，细看日渐泛松的黄土里拱顶而出的生命的绿意，让人相信，在漫长的冬季，它们在冻土里，在雪被下，极力储存能量，而今终于到了蓬勃的时候。

早春还称不上是“万紫千红好时节”，它只是万千生命恹恹萌动时分。当我涉过河流，在堤岸看河底的泥沙，不时有水泡从地下冒出，在水面破裂，化成圈圈微涟，随波荡漾片刻便逝去了，像一个遥远的梦境。早春的云朵像棉花，正一卷卷在蔚蓝的天空绽放、铺陈，清凌凌的河水像一面镜子，映衬出云朵的娇颜。虽然云朵很大，但并不显凌然之气，更无帝国扩张之恣，所以我说它像棉花，只呈花开之势，凝望给人岁月静好之感。

河柳柔软的枝条是春天招摇的丝线，所有隐而未隐的叶苞是时光青黄色的结节。我攀着枝条，和早来的黄鹂一起在春风里荡秋千。黄鹂的鸣唱清脆而婉转、悠扬，仿佛一串音符碰到了井水，再从井壁上弹跳而出，相互碰撞出一种独特的旋律，无比清爽、惬意、醉人，最后干脆合着它的节拍，从心底、从脑海、从耳际，完全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记下了这串音符，放在心里成了我的独家收藏，从此学会善待每一种生灵。

当我安静地在早春的风里审视自

己，发现很多事不过是河中的浪花，即使直面也不过打湿一卷裤脚，在风里不久便吹干了，连同心底淤积的悲伤和哀愁，也尽数清空，人也如同早春的田野一般开阔起来。这是大自然的洗礼和恩赐，人人都应该在春天走出去，接受大自然这样分文不取的洗礼和恩赐……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与生活的琐碎之外，也多关心一下季节的更迭。金钱和浮名皆是无限的，哪儿有挣得完的钱，哪儿有追到顶的名，拿有限的生命去追逐这些无限的东西，注定是镜花水月，和猴子捞月亮并无区别。

晨曦出门，直至晚霞漫天，我才背着斜阳折身而归，斜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一道指引前行的路标。当我回到老院，已是暮色四合，夜风不寒，却有清透的凉意……春天深入到天地万物之中的时候，多想到野地里走一走，穿上学生时代的白布鞋，让露水把鞋面打湿，在鞋帮上染上一道道青黄色的春天的颜色。寻一朵儿时花，走过漫漫原野，走到时光和季节的最深处，那里只有阳光、清风、鸟鸣、花香……

诗歌·紫陌红尘

每只鸟都能叫醒一朵花 (外二首)

□李季

每只鸟都能叫醒一朵花
随便一拍翅膀
就是阳光和欢喜
我的目光追逐不上鸟
甚至也追逐不上花
花和鸟
都在春风里
跳跃
我很快就分不清
谁是谁了

我想象过一朵野花笑的样子

我想象过一朵野花笑的样子
在河边，在山坡
或许调皮的蚯蚓
挠了挠它的脚趾
或许过路的蝴蝶扇了扇
它的眼睛，或许
它突然想起了什么
忍不住笑出声来
笑得花枝乱颤
笑得满面绯红
而笑是会传染的
一朵花笑了
很快，一片花
都笑了
春风拂来，世界美好
大地上，所有的花
都笑了

我对春光有无限的贪恋

迎春花染黄了河岸
微风吹来，柳条垂碧
如谁家的窗帘
在轻轻飘动
燕子归来
如游子返乡
看不够故土的风光
我行走在
花朵照亮的田野
像所有人一样
心怀欣喜
像所有人一样
我对春光有无限的贪恋
仿佛忘记了长别的亲人
忘记了人间
年复一年的悲伤

随笔·历史深处

寻访张爱玲故居

□邢俊霞

张爱玲是我的偶像，去上海，少不了要去拜访一下。

从“静安寺”地铁站3号出站口出来，女儿一边笑我是“资深文艺女青年”，一边领我到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张爱玲故居。

面对故居，我心中很是凌乱，找不到一点点代入感。故居不奢华，透出一种岁月的沧桑感。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不仅开篇引用了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并说：“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可是，如今公寓处于林立的高楼之中，那些高楼动辄二三十层，越发显得此处低矮破旧，若非门前挂有“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受到上海市政府的保护，我想，此刻这寸土寸金之地，恐怕也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为一柱擎天高楼了。

张爱玲1939年与母亲和姑姑搬入此地，彼时叫爱丁堡公寓，就在605普通的房间里，伴随着楼下街道上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喧闹声，妇女们的闲言碎语，以及行进中电车嘈杂的铃音，张爱玲创作了《倾城之恋》《沉香屑》《金锁记》等惊世之作，《公寓生活记趣》就是她这里生活的真实写照。

紧闭的大门让我望而却步。张爱玲家几易其主，早已物是人非，我却如此熟悉她家里的一切：热水龙头上刻有H字样，由于煤贵，热水汀成了纯粹的装饰品，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生活的空间依胡兰成所言：“她房里的华贵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

地来去。”

这里，见证了年轻的张爱玲笔耕年华，将平庸、世俗的人生乐趣信手拈来，写出超俗之外。这里一点一滴她都倾注了感情，她认为“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站立故居前，看街道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也是在这条街道上，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位身材颀长的男士，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彬彬有礼地按响了张爱玲家的门铃，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他只好从门缝下塞进一张写有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纸条，这张纸条就像一张通行证，胡兰成不仅走进了张爱玲的家门，也走进了张爱玲22岁少女紧闭的心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用来形容当时二人的心情最贴切不过，于青在《张爱玲传》中写道：“两人一见面，相互都有些吃惊。张爱玲没想到一个政客，一个言语尖利的论坛高手，竟是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其许诺应酬的礼节之中，又有一种作家、知识阶层里所没有的自信。胡兰成也没有想到，文笔如此清奇远奥，才华如此超群脱俗的女作家，竟会如此高大笃实，可举手投足间又分明透着像中学生一样的稚气和茫然。”胡兰成说张爱玲的作品笔迹所到之处，浑然天成，皆成绝句，少也不行，多也不行，换也不行，调也不行，生就的天然妙韵。他懂她：“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此才有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文字是月老手中的红线，轻轻一抛，就扯出了一段倾城之恋。然而，好景不长，“岁月

静好，现世安稳”的婚誓音犹在耳，谁料胡兰成停留是刹那，转身即天涯，落得张爱玲却孤灯只影，落寞地说：“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也不会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枯萎了。”

爱丁堡公寓是张爱玲人生的一个驿站，她的后半生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如今，我来了，从千里之外来了，对我来说，这里早就是心灵向往之地。

书柜里张爱玲的著作静静地站在那里，即使一言不发，也足以吸引我的目光。《金锁记》曾经不慎丢失，让我好生懊恼。丈夫为我买来《张爱玲传》，女儿买来《小团圆》才使我的情绪稍稍平复，有什么样的自责，是那整套的书不能治愈的呢？

我始终认为张爱玲内心深处氤氲着一股不可言说之气，或许是人生经历，又或许是文笔风格，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她从不回避现实中的阴暗面，小如坎坷，大如磨难，那些近似于晦暗的念想在她那里被抽丝剥茧，默默地找出一个细软的出口，把最鲜活最原始最冲动的人生内核连血带肉揭露出来，让所有的眼睛在文字的视觉冲击下目瞪口呆、回味无穷。

抬头看天，刺破云层的阳光让我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但此时的阳光却照不到昨日的故人。故人已去，阳光只得落尘一片斑驳的老墙。时光带走了“临水照花人”，把一抹朱砂的暗红藏在了心底，永远永远藏在了心底……



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

本地作者投稿信箱：
13938039936@139.com
投稿电话：15839581210

